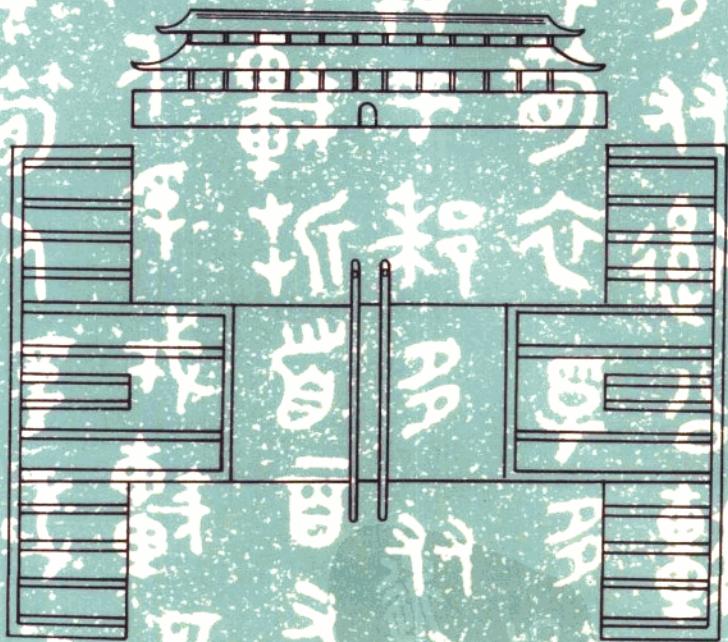


西周金文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北大学出版社



座谈会会场



李学勤、谢辰生、陈全方在论证会上



巩启明在论证会上
李学勤、赵光贤、斯维至、
李学勤



赵光贤、孟世凯在考察出土文物



李学勤、罗世烈在考察出土文物



赵光贤、斯维至、王恩田等
在考察出土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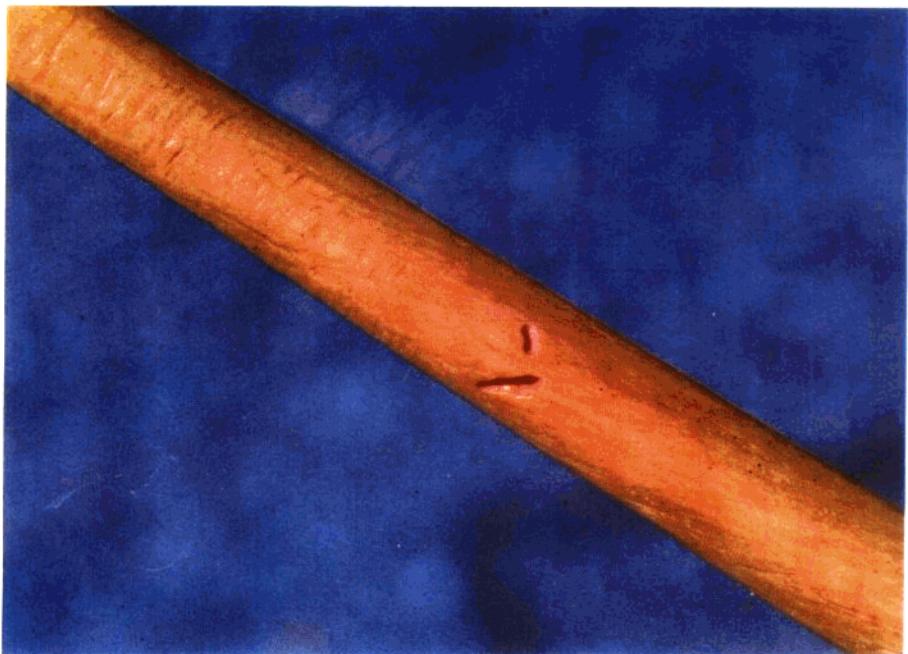


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先生等代表在现场考察

1992年10月下旬，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十周年暨第二次西周史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赵光贤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先秦史学家斯维至教授，日本著名历史学教授伊藤导治先生，日本历史学者成家彻郎先生，美国芝加哥大学先秦史学家夏含夷先生等20余人，于10月28日对镐京西周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对西周五号宫室基址发掘之意义、学术地位进行了座谈论证。参加论证会的有：李学勤，赵光贤，斯维至，孟世凯，西北大学思想研究所刘保才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缪文远、罗世烈教授，河南大学历史系陈昌远教授，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李先登，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王恩田，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陈全方研究员，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尹盛平研究员，陕西历史博物馆李西兴副研究员，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研究员，陕西省考古所所长巩启明研究员，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兆麟，日本关西大学伊藤导治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副教授等。论证会的各位专家，对镐京西周五号宫室基址的发现及发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周五号宫室基址的发掘对研究西周社会历史、宫室建筑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骨片：骨刻原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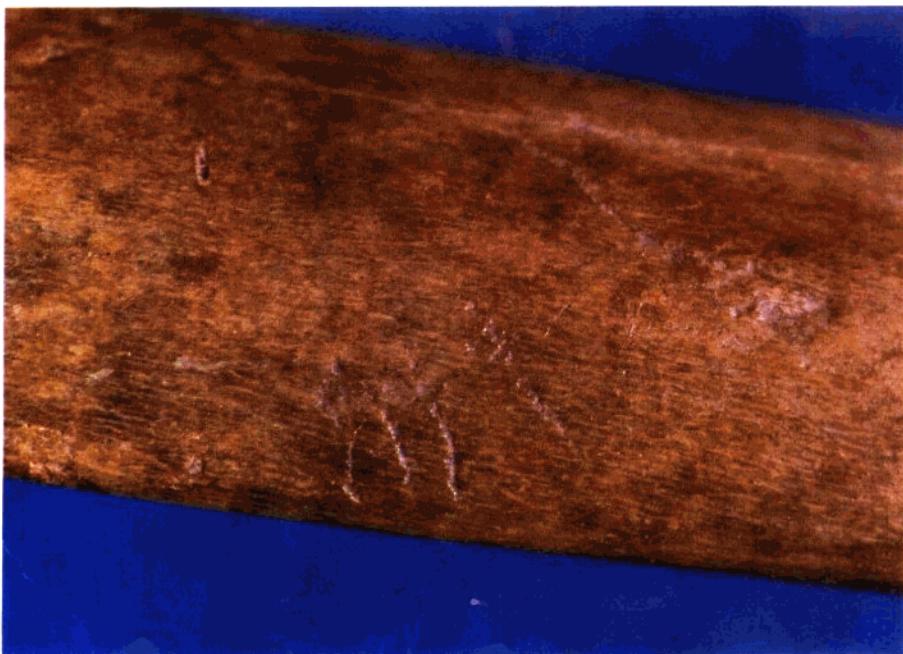
骨梭：骨刻原始文字



骨笄：骨刻原始文字



鹿角：骨刻原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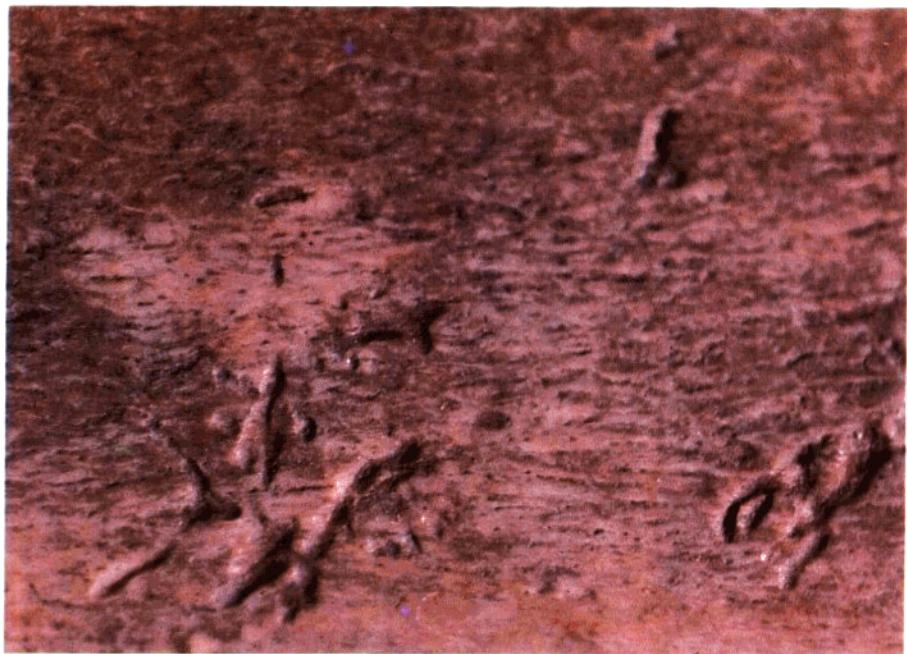
骨尺：骨刻原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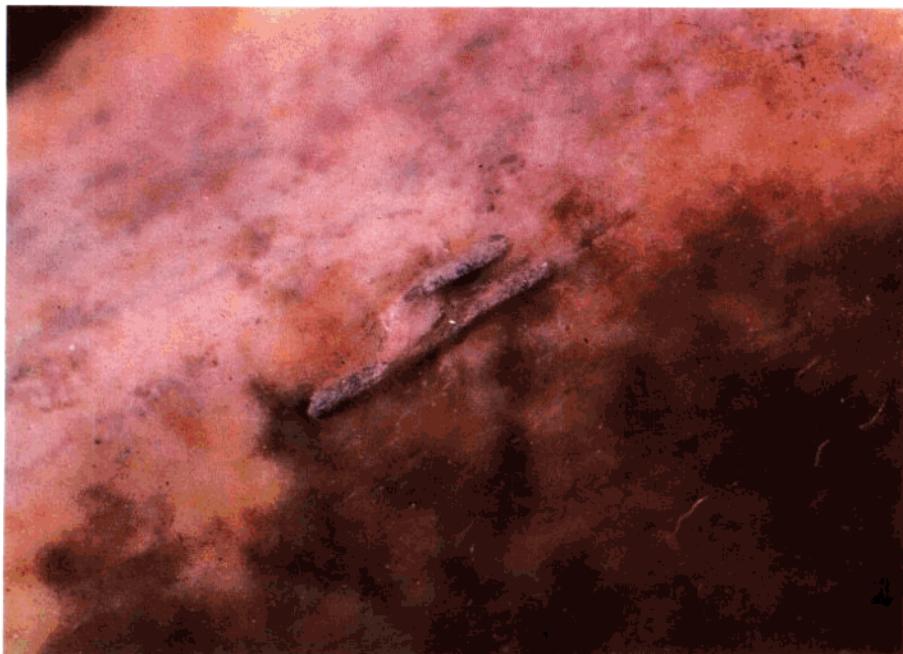
骨笄：骨刻原始文字



骨笄：骨刻原始文字



肋骨：骨刻原始文字



骨片：骨刻原始文字

西周考古的重要发现

——镐京西周宫室

石兴邦

郑洪春同志以他编写的《镐京西周宫室》报告书稿见示，并嘱写序及题签。报告所录宫室遗址，西周考古之一大重要发现，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同时过去对丰镐遗址的勘察研究曾有一段参与的缘分，情义之所系，也就不顾浅陋，乃走笔为之成序如次：

丰、镐是陕西地区古代王朝建都之始，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应从这时算起，迄今已有 3200 年的历史。

由于周人的建国和发展及其统一中原后，对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贡献和在古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对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丰、镐都城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就成为历史考古界所瞩目重视的一大课题。

从宏观的历史画面看，文王“作邑於丰”是周人东进图商统一中原的一个战略决策，以此为前缘基地，作了各种准备，打下了灭商的基础。武王灭商后，便移驻镐京，以宗诸侯而取天下。两京相距，近在咫尺（仅 5 华里之遥），仅以沣水相隔，名虽不同，实为一京的两个部分，如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者然。从遗址和记录看，丰京为宗庙、陵寝之区，而镐地则为宫室所在。

对丰镐的考古研究从本世纪的 30 年代就开始了。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前北平研究院徐旭生先生和中央研究院的石璋如先生，对这里作了实地踏察，并有专题报告和记录；陕西陈子怡先生也作了调查，并著有专文论著。这些先驱们的劳动和著作，为我们后来进行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和线索。

1949 年建国后，在研究奴隶社会经济形态指导的促使和推动下，西周丰镐和殷墟安阳一样便成为学术界、特别是考古界调查研究的重点，以期能够取得足以论证社会性质的依据，以助于解决社会历史问题。因此，便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学术研究工作。

1951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陕西省考古调查发掘团，在苏秉琦先生率领下，来到陕西着重调查研究丰镐地区。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工作。经过四个月的调查试掘，获得了一批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时代的文化类型品，对周文化有了粗线条的认识。

1953年秋，我和吴汝祚同志再来丰镐勘查，这次除丰镐地区外，还扩及到传说中周王陵寝所在的细柳塬一带，并扩大到西安以东的浐河流域。半坡遗址就是在这次调查中发现的。

1954年春，我们辅导北大考古专业学生来这里作田野考古实习，在镐京西边的普渡村清理了一座西周墓葬，连清理前出土的铜器在内，获得一批完整的西周文物，包括铜器和陶器、玉器在内。次年，省文管会也在这里发掘了长曲墓，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铜器，从此镐京地界便引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从多次的调查发现中，反复敲研和综合中，我们探知：

(1) 丰镐所在的地区是跨沣河两岸阶地，原始文化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中心聚落遗址和文明前夕的重要的方国宗邑所在，历时达三千多年，周人迁来后，是在这种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建立都城的。

(2) 丰、镐旧址，秦代时还余残垣断壁。文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开凿昆明池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考古残迹证明了这一事实。唐宋而降，丰镐仅见文献而无复所指了。今天我们站在丰镐村断崖的边上，可以看到原大池址中的凹坑，慨叹其周人遗制与镐水一样流为逝川。而唯一有望的是池西洛水村和花园村一带的较高地面，还见残壁断瓦，时时露面，这里是保存周人宫室唯一的处在了。60年代，胡谦盈同志曾在洛水一带发现了建筑遗存和瓦砾堆积，其实和这次报道的宫室在同一个范围内，惜乎未及时发掘难以取证论性了。

二

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基本确定了丰镐地望和范围。从1955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丰镐遗址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重点选在丰京范围。当时由王伯洪同志领队，选在沣西客省庄——马王村一带发掘，持续了数年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丰镐考古打下基础：(1) 其成果之一是提出了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为周人的祖原之一；(2) 揭示仰韶、龙山、西周文化的时代顺序；(3) 周人的墓葬和遗存中，获得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品，建立了周代考古的器物标型学基础，为我们研究西周，认识丰镐遗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奠定了基础。

其后陆续的进行了多次勘察，在当地建设中，也发现了不少窖藏的铜器和其它文物，充实了对丰镐周文化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中和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仍致力于丰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配合建设工程，在张家坡、马王村一带高起郿邬岭上发掘了数以千计的西周墓葬，发现了一批极其精美而富有历史价值的铜器、玉器、车马坑和大量的文物。这批墓葬和出土文物很有典型性，既揭示西周昭穆制度在葬俗的反映，也表现出族葬制及其演变的史迹，更不用说那些文化类型品所代表的意义了。

考古的发现和研究的成果，使丰镐研究成为一时的热门课题，特别引起史地学界和史学界的重视，先后有不少人对丰镐的位置、建制等方面作了讨论研究。像黄盛璋、胡谦盈等先生都曾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作了较深刻的研究，由此，这一课题，在学术界引起人们不断的探讨和兴趣。考古研究所多年的工作集中在丰京（丰西）地区的墓地，对建筑遗存则少有涉及，全面了解丰镐遗存中，不能不说尚待探索的一大存疑。

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70年代后期，陕西地区较早地恢复了考古工作。80年代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基于当时文物保护与配合建设工作的需要，由郑洪春同志领队，在镐京地区范围内设站开展工作。当时这个队的任务是：(1) 探查镐京城址和宫室所在；(2) 探明镐京的确切位置，为文物保护提供证据；(3) 向东到细柳塬探查西周帝陵埋葬。

根据这个任务，选择了斗门镇东北的花园村、普渡村一带的高地进行工作，不负所望，持续一年多的实地探查，基本上完成了(1)、(2)两项任务，探出西周宫室建筑基址十余座，并获得了一批重要文物，为确认镐京位置提供了确凿可靠的资料。同时结合文献记载，对这座宫室建筑，就其形制、性质和意义进行了论证和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引起了周文化研究者的关注。

这本报告所报道和论证的内涵，就是这些宫室建筑及其有关的出土文物。作者曾将其精要以论文形式提到“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十周年和第二次西周史学讨论会”上宣读，引起热烈讨论，当时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和知名人士李学勤、赵光贤、斯维至、伊藤导治、夏含夷和谢辰生等三十多人曾到宫室现场，作了实地考察，并于当天晚上，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座谈和论证，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西周考古上的重大发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讨论会上专家们都没提出其它不同看法，在今后的认识发现过程中将更充分的论证这一点，提供这方面的认识。

本报告书的另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在发掘五号宫室基址时，在比它早的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先期堆积中，发现了一批在兽骨上刻有10多个

似为原始文字和符号，这在当时文字学同行之间，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我曾多次看了这些刻骨，大多确为人工刻划的，有一些从结构和笔划特点看与中国传统文字更相似或相同的。我曾请教过文字学家黄盛璋先生，他认为属文字无疑。从时代讲，客省庄二期文化，正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孕育时期，一切文明因素都在酝酿和孕育中，且不断地出现和成长，这时出现这样的原始文字或刻划是合乎逻辑的。从其刻划的特点来看，也符合中国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演变规律，而且它出现在文明诞生地摇篮的中心地区，不论从文明史的研究还是古文字的发展史上，在不断地发现和论证中，会日益展现出它的内涵的历史意义。

镐京虽然在历史上遭到破坏，但它在周文化史的研究上是关键性的地区，这个报告的出版，是研究镐京遗存的一个好的开端，希望它能成为借玉之鉴，能使丰镐二京的宗庙宫室建制研究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以期能逐渐恢复仅留部分的旧观。

研究西周问题，我们不可忘记与都邑相连的王陵，按周人礼俗，陵随都转，镐京附近必有王陵墓在焉。希望今后在这方面，不论调查还是发掘，能够有突破性的发现，为充实和完整撰写西周史作出贡献。

《镐京西周宫室》的出版，是深入、广泛开展丰镐都邑研究的好的开端，也将是研究新阶段的开始，它昭示我们，在劫后余烬的古都邑中，还埋藏着许多重要的证史“文献”，有待我们有志者的继续深入的探索和发现。

1995.6.9于西安

目 录

西周考古的重要发现——镐京西周宫室	石兴邦(1)
第一章 概 况	(1)
第一节 地理位置	(1)
第二节 镐京考古工作历史回顾	(2)
第三节 建筑基址的调查与勘查	(3)
第二章 宫室建筑基址的发掘	(8)
第一节 西周五号宫室建筑基址的发掘	(8)
一、发掘经过	(8)
二、地层堆积与遗物	(9)
第二节 西周一号宫室基址	(40)
一、位置	(40)
二、地层关系	(40)
三、遗迹	(41)
四、遗物	(41)
第三节 建筑遗迹及材料	(47)
一、五角陶水管道	(47)
二、壕沟	(48)
第四节 其它	(49)
一、春秋墓	(49)

二、汉井	(50)
第三章 余 论	(51)
第一节 客省庄二期文化	(51)
第二节 五号宫室建筑基址	(52)
一、形制	(53)
二、性质	(54)
三、意义	(55)
四、千古之谜得以终解	(56)
附录:	
简评《镐京西周宫室》的重要发现和学术价值 …刘士莪	(139)
内容提要（中文）	(141)
内容提要（英文）	(144)
编后记	(149)

第一章 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

丰、镐两京是西周王朝在关中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首都，在今西安市西南约25公里沣河中游两岸的马王镇和斗门镇一带地方（图1），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丰、镐地区的沣河两岸，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地区，南有终南，北有渭河，南高北低，被山带河，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在远古时期，这里就是古代不同时期人类定居的理想场所。镐京地区，经考古调查，在高阳原的西北缘起，在今新庄东、斗门、花园村、普渡村、上泉北村、下泉北村、落水村、北丰镐村、纪阳西村、北田村、大苏村等都发现有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遗存，特别是西周文化的遗存极为丰富。“秦中自古帝王州”。周人就把国都选择在这块风水宝地上。

镐京在甲骨文中称为“蒿”。蒿的本意原指沣河两岸的高埠地带遍地生长着茂密的一片片蓬莱一类草木而言。周人在蒿草丛中，披荆斩棘，开辟地盘，营造宫室，遂之成为蒿邑。

镐京在金文中称为“宗周”，始于武王时期。《帝王世纪》云“武王自丰居镐，诸侯宗之，谓是宗周”，武王自丰迁镐，甲子讨伐商纣，统一了全国。镐京作为国都，在武王伐纣灭商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周武王“封邦建国”建立了一整套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统治权力机构。这样，周天子为大宗，同姓分封诸侯为小宗，共同拥戴周王室的统治，所以宗周镐京是西周王朝权力统治的象征。

宗周镐京，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齐名。西周都城镐京，历经十二王，三百余年，曾经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统治中心，在伐纣灭商统一全国战争中，在维护周王室统治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西周晚期，猃狁和西戎的交互侵入镐京；或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付之一炬；西周末年幽王（宫涅）犬戎之难所

为，镐京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遂之荒废。

秦时，镐京宫城大体上还可以看出残垣断壁的眉目，到了汉武帝元狩四年“开凿昆明池于是地，基构沦褫，今无可究”，于是乎镐京宫城即被破坏殆尽。逮至唐宋以降，镐京宫城确实找寻不到确切地址，而宗周镐京遗址则成了千古之谜。

第二节 镐京考古工作历史回顾

西周都城镐京的考古调查工作始于1933年，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徐炳昶先生在斗门镇至丰镐村一带地区进行了实地踏察，从采集的文化遗存性质上，初步肯定了镐京旧址的方位^①。紧接着，1943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璋如先生在丰镐村周围作了考古调查，在调查报告中所发表的标本主要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物，莫能指出周都镐京的方向^②。1935年，陈子怡先生在《由昆明池而溯及镐京丰邑》一文中，大体上确定了周之滻池旧址，从而轮廓上勾划出了镐京遗址的方位和范围^③。前辈们所做的工作，为我们认识和寻找镐京遗址位置提供了蛛丝马迹的线索。

沣东地区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始于解放后的5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管会等在沣河两岸的丰、镐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正规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对丰、镐地区西周文化面貌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和认识。

1951、1953年对沣河两岸的考古调查，确立了沣东地区有仰韶、龙山、周代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④。

1953～1954年，在沣东地区的普渡村发掘清理了西周墓葬，特别是长甬墓的发掘，为西周中期考古年代建立了断代标尺^⑤。

1961～1962年，在斗门镇洛水村的钻探和试掘，根据出土文物的分类，建立了西周文化遗存的早、中、晚三期考古断代学年代标尺^⑥。70年代初，80年代末，陕西省文管会在花园村以北发掘了数座西周墓和车马坑，出土了一批珍贵精美的铜器^⑦。

1980年11月，在下泉村北的滻河故道中发现了1件极为珍贵的多友鼎；1985年7月在斗门镇东南200米处，发现了一铜器窖藏，出土铜鼎、铜簋、铜簋近20件。这一批材料至今尚未发表。但在场的同志目睹了1件铜簋上的铭文，其中有“太师小子……”铭文。

1983～1985年，在沣东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部分灰坑、陶窑的清理^⑧；1985～1986年在花园村周围，清理了西周时期的数座竖穴墓^⑨。